

陳文恭公五種遺規

桂林陳文恭公原編

五種遺規

廣益書莊藏板

原序

余幼承父兄師友之訓知肄力於讀書不以世故紛其心而賦性迂拙作輟無常誦讀不多體認尤淺悠悠忽忽竟不知讀書將以何為也迨入仕途官場事宜尤未嫻習臨民治事茫無所措未優而仕不學製錦心竊憂之然平時偶有得聖賢之緒論合之今時情事多所切中此心稍有把握措之事為幸免隕越不至如夜行者之偃偃何之乃益悔前此之鮮學而古訓之不可一日離也因於簿書餘閒時一展卷藉茲陳編以祛固陋凡切於近時之利弊可為居官處規者心慕手追不忍舍置不敢謂仕優而學亦庶幾即仕即學之意云爾方今民生蕃庶待治方殷

聖天子本躬行心得之餘布範世誠民之政有司牧之責者益當從根本上講求教養之方為民生久遠之計若僅以因循陋習了官場之故套何以上副

聖訓何以下符民望自惟德薄能淺無以為同僚諸君倡惟奉茲古訓隨時攷鏡轉相傳布以此自勉即以此勉人較之門面牌檄差為親切焉蘇子云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自古及今此心同此理同故以古人之方醫後人之病而無不立效願諸君推心理之相同以盡治人之責而又參之前言往行以善其措施則宜民善俗或有取焉幸毋曰業已仕矣何暇言學竟等諸古人之糟粕也

乾隆壬戌年長至日桂林陳宏謀書于西江使署

從政遺規摘鈔目錄

桂林陳宏謀裕門甫原編

卷一

呂東萊官箴

何西疇常言

王伯厚困學紀聞

龍圖梅公五瘴說

許魯齋語錄

薛文清公要語

王文成公告諭

耿恭簡公耐煩說

張侗初却金堂四箴

李九我宋賢事彙

高宗憲公責成州縣約

傅元鼎巡方三則

卷二

呂新吾明職

顏光表官鑑

顧亭林日知錄

湯子遺書

魏環溪寒松堂集

于清端公親民自省六戒

蔡文勤公書牘

熊勉菴寶善堂居官格言

王郎川言行彙纂

補鈔

呂新吾刑戒

熊勉菴官長紳士善舉

從政遺規摘鈔卷一

桂林陳宏謀榕門南原編

呂東萊官箴

公名祖謙南宋時婺州人官至著作郎直秘閣謚曰成從祀廟廷

宏謀按先生以道體自任以立教為心朱子稱其德宇寬宏識量閑廓所立甚高無求不備益相推者至矣所著官箴首以覓舉求權要書為戒見居官者必先自立然後可以有為士大夫不講氣節雖有才華徒工奔競患得患失何所不至耶至於謹小慎微慈祥豈弟任理而不任氣此儒術之異於俗吏也雜說中有足為居官之箴者并附錄焉

覓舉求權要書保庇容危媪之類八家刑責過數接技術人及薦導往他處薦人

於管下賈物茶墨筆之類親知僱船脚用官錢或令吏人賠補領令自出錢但遇事不可從不

當時明說誤人指擬以致生怨受所部送饋及赴會如送饋果食之類則受仍當廳對眾

開合子置簿抄上隨即答之餘物不可受凡治事有涉權責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

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直頃平心看去若有一毫畏禍自怨之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

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過後不須拈出誤尋常犯權責取禍者多是張

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安貼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閒矣然所以

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

舍人官箴

此先生曾叔祖名本中
之言而先生述之者也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脫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有才能而不任事暗由不能如此如此着想耳然後為能盡我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治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加不使重為民患且益多矣。予嘗為泰州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事無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避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當官之法直道為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所稱惠穆稱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為天下國家當知之。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

如文字應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致謹不可不詳知也。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

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

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問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

貲矣。以此被重譴可惜也。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

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

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

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能之。治獄不苟皆一而己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

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方便二字即利濟也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

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令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舊嘗為舊任按察官者後

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當官取庸錢般家錢之類多為之

程而過受其值所得至微而所費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

世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

濟乎。在己畏為其難偏欲以難責人不起故也唐充之廣仁賢者也深為陳鄒二公所知大觀政和間守

官蘇州朱氏方盛充之數譏刺之朱氏深以為怨傳致之罪劉器之以為充之為善欲人之見

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當官大要直不犯禍社不害義在人精詳斟酌

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

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

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偽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防始防人疑眾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所養誠心向事有當死不當死其誥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俗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忍之一字眾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醋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耐煩屈氣不輕居官以此為敬

雜說附

大抵人臣多顧一分之害壞國家十分之利仕宦須脫小規模一仰羨官職二隨人說是非三乘空接響揣量測度四謂求知等事為當為之事凡世俗所謂不好有例不見得未必知眾人如此也是常事之類皆不可聽許多崎且之事士大夫喜言風俗不好風俗是誰做來身便是風俗不自去做如何得會好講風俗能就前記身上講起凡聽訟不可先有所主以此心而聽訟必有所蔽若平心去看便不偏於一曲直自見凡人有所干求不可須便說不可含糊凡使人須度其可行然後使之若度其不可而強使之後雖有可行者人亦不信

且如令限令三日可辦卻只限一日定是違限其勢不能不展自此以後雖一日可到之事亦

不信矣與人交際須是通情若直以言語牢籠人情豈能感人須是如與家人婦子說話則

情自通居官臨民尤宜體此兩人不足自處其間甲必來說乙不是乙亦來說甲不是若都不應和人

將以我為深或以為黨在應和之語須是如與甲同坐對乙面前也說得方可聽人說話或

有不中節者亦無都不應答之理說十句中豈無一句略可取將此一句推說應之亦於其人

有益略其所短取其所長既不失己亦不失人即推之大舜隱惡揚善意也

何西疇常言

銑姓名理字少平廣昌人宋高熙銑仕官寶謨閣直學士謚文定

宏謀按先生初仕宜黃尉陸子靜稱其廉潔剛毅竭力衛民有言貴賤不能淫移之

概後提刑粵東政績尤著蓋宋儒之德業兼懋者也惜其著述多不傳徧訪僅得常言

一快所採錄者寥寥數語而其砥礪志節體恤人情不激不隨亦可以為居官者勸矣

惟儉足以養廉蓋費廣則用窘矜矜然每懷不足則所守必不固雖未至有非義之舉苟念慮

紛擾已不免以廉靜自居矣富兒因求臣傾貲汚吏以贖貨失職初皆起於慊其所無而卒

至於喪其所有也各泯其貪心而安分守節則何奪祿敗家之有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

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握苗而助之

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與得之不得曰有命非有天理與為政寬嚴孰尚曰張

嚴之聲行寬之實政有綱令有信使人望風肅畏者聲也法從輕賦從薄使人安靜自適者實

也。乃若始焉。玩易啟侮。終焉利不勝奸。雖欲行愛人利物之志。吾知其有不能也。法不可玩。心主於慈。

凡蒞事之始。不可自出意見。以立科條。雖嘗有所受之。亦恐易地不便於俗也。苟人情有拂而

固行之。終必扞格。如病其難行。而中變。後有命令。人弗信矣。故初政莫若一仍舊貫。如行之宜

焉。何必改作。或節目未便。熟察而徐更之。人徒見上下相安。而泯不知其所自。不亦善乎。故君

子視俗以施教。察失而後立防也。視俗以施教。察失而後立防。當令政教之極則也。敝今有當革者。必審稽源委。而其

更也。於公私兼利。失復何疑。若動而利少害多。不若用靜吉也。法示防閑。非必盡用。職存臨

蒞。安在逞威。但使條教董明。則易避而難犯。吾謹無以擾之。任其耕食鑿穀而已矣。如以不擾為安。乃善政也。

守曰牧民。令曰字民。撫養惟鈞。而肇有取義尤切也。蓋求牧與芻。不過使飽適而無散佚

耳。凡乳兒有所欲。惡不能自言。所以察其疾痒。時其饑飽。勿違其意。是可為乳哺者責也。若保

赤子。故縣令於民為最親。近世長民者。每立抑強扶弱之論。往往所行多失之偏。未免富豪有

辭於罰。夫強弱何常之有。固有貧厚而謹畏者。有怙貧而亡籍者。當置強弱而論曲直可也。情

百出何所不有。胸有直者伸之。曲者挫之。一當其情。人誰不服。若任事者。律已不嚴。而為強有力

成。見自然不得其平。者所持。則政格不行。孰執其咎哉。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當革也。猶人身不能常安。有疾所

當治也。溺於宴安。而因循弗革。是卻藥屏鹽。而覲疾之自愈也。率意更張。而燥求速效。是雜方

俱試。而幸其一中也。以因循為安。靜以紛更為振作者。所宜鑒此。冠昏喪祭。民皆用之。禮不可苟也。在上莫為之

制節。而一聽俚俗之自為。鄙陋不經甚矣。攷古酌今。著為一曲。頒之以革猥習。是當今之急務也。

宏謀按有道之言泛應曲當蓋由所見者透而所善者遠也伯厚困學紀聞言近

指遠字字精奧所採數則不專為從政者言實從政切當不易之理有心者當自得之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挫為戒器久不用則齟政不常修則壞故以雲省為戒多事

非也不事事亦非也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下位猶足以壞風俗

晉之放曠是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儆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神之聽之

式穀以女正直之道無愧於幽隱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

兼此一義可以因人游執中曰嘗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

其志之定與未定也一叢深花色十戶中人賦白樂天謂牡丹也豈知兩片雲戴卻數鄉稅鄭

雲雲謂珠翠也侈靡之蠹其矣四句詩中有無限有問心遠之義故文定公者公舉上蔡語

曰莫謂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謂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謂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

慮此之謂心遠總為天下不為一身計其化書曰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寬

儉者心常富李元衡儉說曰負饗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王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

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皆要言也若據按兩燭燭隨筆書於已不書

之者書于人並書于已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各與錢文季維摩菴記云維摩詰非有位

者而能視人之病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民病為己憂是詰之罪人也

龍圖梅公五瘴說

公名學字公儀宋成州人官諫議大夫此從昭州贈作

宏謀按此文刻於桂林龍隱洞之巖石當時仕于斯者多患瘴故作此說所列五瘴皆仕宦之積病而水土之惡不與焉蓋瘴自外來者可却瘴自內出者不可避也大凡居官者毋毋計較地方苦樂以為憂喜若惟恐地方之有累於己而不慮己之有負於地方以此五者自省亦可知所置力正不徒身在瘴鄉者書之以自壯耳

仕有五瘴避之猶未能也急征暴斂剝下以奉上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刑獄之瘴也農昏荒宴廢弛王事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貨財之瘴也威陳姬妾以娛耳目惟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得以怨之神得以怒之而後逆氣成象俾安者疾之疾者殛之以示天戒雖日在輦轂下亦不可遁矧荒遠乎世之仕者或不自知五瘴之過止歸咎於土瘴得不謬與

許魯齋語錄

先生名衡字平仲元時河南河內人官國子監祭酒諡文正從祀廟廷

宏謀按先生數逢陽九騎驅戎馬之間獨以正心誠意之學倡其徒以學校農桑之務告其君使先覺之所以為治孔孟之所以教者燦然復明於世厥功鉅矣惜其疏稿多削而不存於集中所載十無二三茲採其言之關於治道者附見一斑有志者悉心玩味隨事體驗亦可以卓然自立矣

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革人之非不可革其事要當先革其心其心既革其事有不言而自革者

也。恐害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用於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人情

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為心。謂之陰德。予曰

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

害之。明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則令人見

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

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

天。用物之多少由人。為人臣者。常存心於君。以君心為心。承順不忘。顧國家之事。都得成就

即是至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為臣之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致虧失。可謂義也。心以公

仁字纔有分曉。以盡職守。分為義。義字乃見着實。人要寬厚。包容却要分限。嚴分限不嚴。則事不可立。人得而侮之

矣。魏公素寬厚。及至朝廷事。凜然不可犯也。所以為當世名臣。今日寬厚者。易犯威嚴者。少容

於事業之際。皆有病。天地只是箇生物心。聖人只是箇愛物心。與天地心相似。百端用意。只

是如此。禮樂刑政皆是也。刑法家說便不如此。便失了聖人本心。便與事物為敵。一切以法治

之。無復仁恩。聖人如何能使百姓無訟。只是說說不着實的人。向聖人面前。不敢盡意說他

那妄誕的虛辭。蓋因聖人能明自家的明德。於事理所止處。件件都明白。能使百姓毋畏服。他

自然無那顛倒曲直相爭訟的。所以訟不待聽而自然無了。小兒或饑或寒。自家不會說。慈

母却是保愛他。用心誠求。探求他所欲。雖不能盡中其意。也不甚相遠。若百姓的好惡。比小兒

又容易曉爲人上的。但推此心誠實去求之。未有所不得其所欲者。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揣摩。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笑談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眾寡之辨。焉。寡則易知。眾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遽喜。喜之色見於貌。喜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任用人材。興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己意。則排沮者必多。五事敗矣。稽於眾。取諸人。以爲善。然後可。

薛文清要話

公名瑄。號敬軒。河南天津人。永樂進士。仕至禮部侍郎。祀祀。

廟庭。

宏謀按先生以理學鉅儒。爲一代名臣。茲編所錄。皆從躬行實踐。生平閱歷而出。故言之平正無疵。而親切有味。若此人能悉心體究。嚴義利之辨。觀物我之源。則心地日就光明。規模日就宏遠。孰謂儒術迂疎而寡效耶。

吾居察院中。每念章蘇州自慚居處崇。未觀斯民康之句。惕然有警於心云。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惟親恩者知其味。余亦清要。日夜思念。於職事萬一無盡。況敢恣肆於禮法之外。

子。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

克己最難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冒昧

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為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令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

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况不義而入者又有恃出之

禍乎余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

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因筆錄以自警視民如傷當銘諸心銘諸心則滿腔皆惻隱之心觸處有利濟之事

矣當人負我毋我負人此言當留心治民亦當曉此德修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

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修德行義原無聽命之理此即義字也故義命二字不可偏廢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

者妄人也又何校焉有益者不蒸無益者為之所以苦其勞而不見成功不可乘喜而多

言不可乘快而易事不可因人曲為承順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以與之合待吏

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即反納其侮所以重巽者也惟和而

莊則人自愛而畏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所謂能發能收也事已往不追為妙文中子曰僅

僕稱思可以從政矣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所見既明當自信不

可因人所說如何而易吾之自信君子取人之德義小人取人之勢利疑人輕己者皆內

不足

官場中因此害事不少

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人彼將易吾言矣人未已知不可急求

其知人未已知

不可急與之合聞人毀己而怒則譽己者至矣人譽己果有善但當持其善

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則增修焉可也人毀己果有惡即當去其惡不可有惡聞之意無惡則

加勉焉可也自家一箇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

尼媼宜踈絕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

聽聞毀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

其術中如房瑄為相因一琴工董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皆能審

察疎節亦清心省事之一助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

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余遂遂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

可有一毫之偏向余於坐立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即不樂必正而後已非作意為

之亦其性然惟廣此心可使萬物得所見事貴乎理明處事貴乎心公理不明則不能辨別是非心不公

則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則於事無所疑惑而其所處得其當矣立法之初貴乎參酌

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

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

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為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中者立法之本信

者行法之要為政以愛人為本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為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

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論事不可趨一時之輕重當思其久而遠者 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求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 凡取人者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究其往日之過並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大抵常人之情責人太詳而自責太略是所謂以聖人望人以眾人自待也惑之甚矣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為甚俗以為樂余不知其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人所以于病萬病只為有己為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 使民如承大祭然則為政臨民豈可視民為愚且賤而加慢易之心哉 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為古人之事則難一恕字盡 怨則厚其此 治人當有操縱人不得而怨之 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群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小人則無所問以發其怒矣 法者天罰也或重或輕一付之於天可也或治奸頑而務為寬縱暴其小惡欲使人感己之惠其慢天討也甚矣 情可矜雖從寬典又當使